

「書藝美」的時代標準

——期盼著一座「漢文書道博物館」誕生

姜一涵

前中國文化大學藝研所教授兼主任／前普林斯頓大學研究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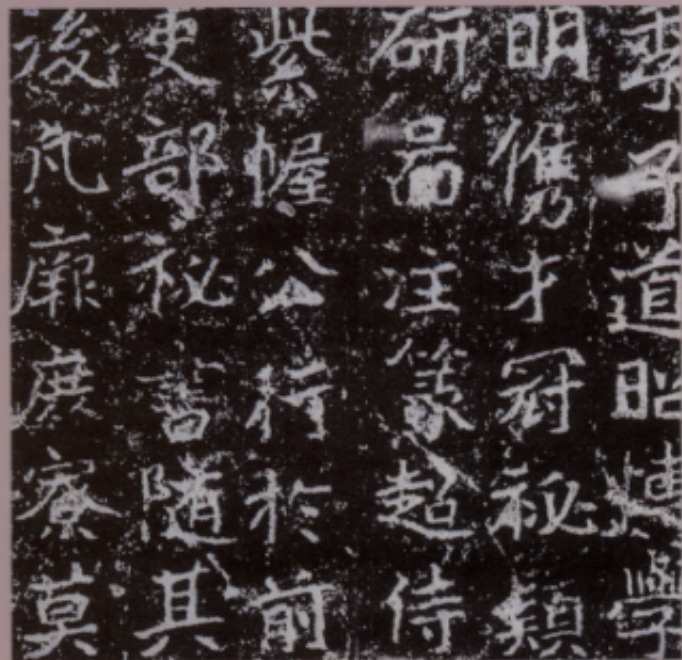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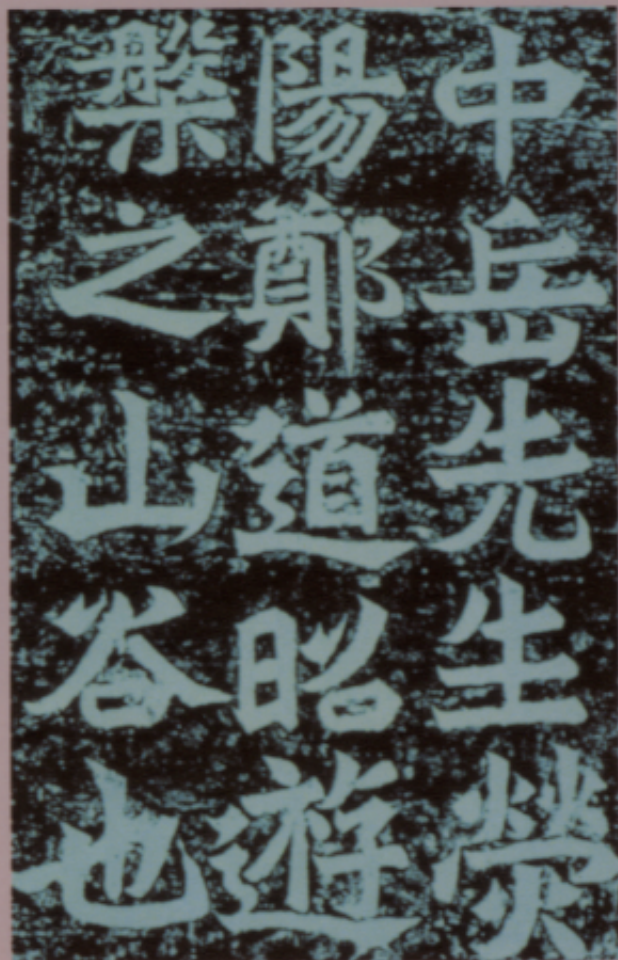
審美的標準，因時因地而異

美的標準不可能是永恆不變的（它常常隨時代而轉移）。如唐代對女性美的標準是豐腴，以致唐代繪畫、雕塑、陶俑，絕大部份是雍容、豐碩的；相反的，「楚王愛細腰，宮中多餓死」。於是細腰曾一度是中國美女的象徵。像楊貴妃、趙飛燕這樣的美女，若參加今天的國際選美賽，連報名資格都沒有，更遑論奪冠稱魁！

同樣的，書藝美的標準也常隨時代轉，如《鄭文公碑》（或稱《鄭毅下碑》圖一），清乾、嘉（一七三六～一八二〇）之前，在書藝界很少人知道它，直到包世臣（一七七五～一八五五）在《藝舟雙楫》中，大加揄揚，說：「北碑體多旁出，《鄭文公碑》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韻、草情具備。其中布白本《乙瑛》，描畫本

《石鼓》，與草同源，故自署「草篆」，不言分者，體近易見也。」葉昌燾在《語石》中，更推波助瀾：「鄭道昭《雲峰上下碑》及《論經書詩》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喬野，如驛路襜褕，進入文明，其筆力之健，可以刺犀兕，搏龍蛇，而游刃於虛，全以神運。唐初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諸家，皆在籠罩之內，不獨北朝書第一，自有真書以來，一人而已。舉世噉名，稱右軍為書聖，其實右軍書碑無可見，僅執《蘭亭》之一波一瀾，盱衡贊歎，非真知書者也。余謂鄭道昭書中之聖也」。楊守敏（一八三九～一九一四）也贊揚此碑「書法之妙，直逼《瘞鶴銘》……且其碑凡數千字，真字內正書大觀也」。

清代書家推崇《鄭文公碑》，有其複雜的時代背景，它標誌著一個新美學觀的開始。也就是說阮元諸



圖一 鄭道昭(?~五一六)〈鄭文公碑〉

鄭道昭字僊伯，自稱中岳先生滎陽人，仕為光州刺史。工書，初不為人知，清嘉道間發現雲峯山諸石刻，包世臣、吳熙載極推重之，遂為習北碑者所宗。葉昌熾並譽為「書中之聖」。

人對於書藝之美已建立起一個新的審美標準。在這個新的審美標準下，鄭道昭才被推上「書中之聖」，並願以他來取代王羲之書聖的地位。這是一次書藝美學觀念上的大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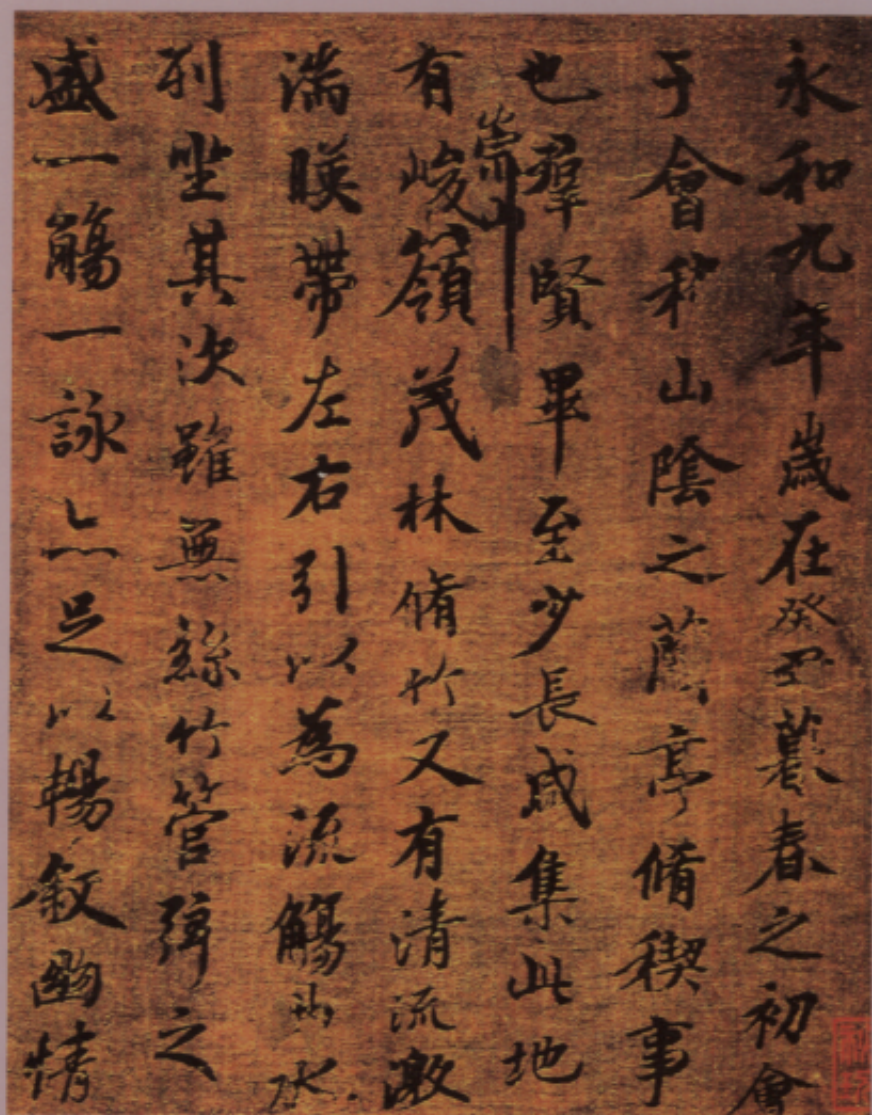
現在我要簡單地討論一下，清人「尊碑抑帖」所牽連的幾個大問題：(一)「尊碑抑帖」的時代因素是什麼？(二)「尊碑抑帖」說倡行之後，對中國書藝發展發生了些什麼影響？(三)「尊碑抑帖」對於書藝審美觀有何重要改變？

(一)「尊碑抑帖」觀念的產生，最少有如下幾個因素：(1)由於地下出土器物大量出現，引起士人學者將

個人學術生命投注於金石，而意識到中國古代文化透過出土物最能在現實中復活，而成為中國古文化生命之所寄。(2)「碑」廣義地說也可以包括「金」與「石」，而金石文字比帖書(寫在紙上的)更質實真切、厚重永恒，更能呈現其時間刻劃的痕跡。(3)由於地下出土物(以金石為主)的出現，使文人學者意識到中國文化(尤其是文字)的永恒性(比紙上所書更久遠)，無形中對於中國書法產生了三度、四度以至五度意識；所以更特別欣賞那「金石味」，從「金石味」領略並享受個人的時空存在，或歷文化存在感。

(二)「尊碑抑帖」說倡行之後，中

道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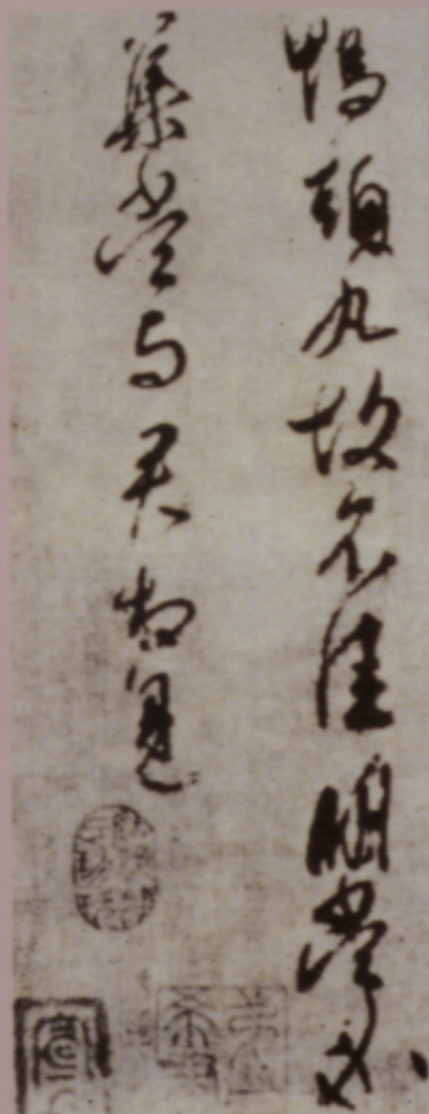


圖二 王羲之(三二一—三七九)
《蘭亭序》(作于三五三年，時三十三歲)欣賞王羲之《蘭亭序》除從其書之筆劃結構欣賞其形象外，當細細體會其序文之人生境界。

國書壇發生了空前的變化：(1)二王在書史上的地位受到挑戰(如葉昌熾欲將書聖的地位讓與鄭道昭)。(2)「金石味」成為十九、二十世紀書壇的時尚。(3)使十九、二十世紀的書藝呈現蓬勃而多樣面貌發展。各體書家輩出，而且很多書家都兼擅眾體(明到清初書家多不擅篆隸)。所以我認為清末民初是中國書藝史上的中興期。

(三)「尊碑抑帖」對於中國書藝的

審美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由二王所代表的一派書藝，是一種純人文表達，也可以說是一種人格或人生表達。這一派書家絕大多數都奠基於詩書，輔之以琴棋、書畫、蒔花、觀魚等閑適生活。寫字是藝術化了的生活表達；尊碑派書家大多數是金石的愛好者或收藏家，所以其書藝，雖仍是人文表達，却加進了強烈的歷史意識，而加強了文化表達的意味，例如吳大澂、羅振玉、黃賓虹等，他們書藝最大的特點是「文化意味」特濃(「文化意味」與「金石味」有別)。所以我認為在「尊碑抑帖」之後，中國書藝的表現方法，大有從「人文表達」，轉向「文化表達」的趨勢。這一點，一般書法史專家多不曾意會到。(2)一般文人書畫家，大都以琴棋書畫、蒔花養魚等休閒生活作為其藝術品的內涵；但是金石派書畫家却能超越這些，把自己的生命投注在整個歷史文化中，甚至整個人類宇宙的終極關懷中，這一類書畫家便不該被劃歸「文人書畫家」中，而這一類書畫家的「歷史文化關懷」以及「人類終極關懷」，多少都得到考古風氣及地下出土文物的引發。如上舉的羅振玉、王國維，以至近代的黃賓虹等，他們的藝術作品未必能到達爐火純青、出神入化之境，却能象徵人類文化的艱辛苦難，隱然有背袱「十字架」或「甘願下地獄」的心境，潛伏於其作品中。此一境界則又遠超出「金石味」之上，更非一般人所能理會得到。(3)欣賞二王書藝，當從兩方面入門：一是從其書跡之一點一劃入，試觀右軍的《蘭亭序》(圖二)《聖教序》中的任何一字，絕無一字不妥貼、無一字不完美；二是從其人生境界入，試從《蘭亭序》的文章來了解右軍。在豁達中寓有無限蒼涼，對人生有一種「無可奈何之歎」，最



圖三 王獻之(三四四~三八六)(鴨頭丸帖)或謂此乃現傳世最可靠的小王墨跡之一，現藏上海博物館。



後連這一款也美化淡化了，這便是「魏晉風流」(圖三、四)二王書最可貴處正在這一點。日後，二王的追隨者，因時代變了，心境也自然不同(圖五)，更無所謂「魏晉風流」。清代金石派出「尊碑抑帖」的主張，則確有其歷史眼光，而大大扭轉了中國書藝的美學觀。所以，我認為「尊碑抑帖」是對於千餘年來「獨尊二王」的一種否定或革命(如葉昌熾之言)。此後，中國書藝界的審美標準有了很大的改變。其最大特徵是，不再以二王為一統，歷史上各種怪異的碑銘都成了學習的對象：如二爨(爨寶子、爨龍顏)龍門二十品、泰山石刻、鄭文公碑等碑銘，都成了競相摹仿的對象，形成了中國書法史上競放爭鳴的現象，是以我認為「尊碑抑帖」的主張，在近代書藝發展史上是一件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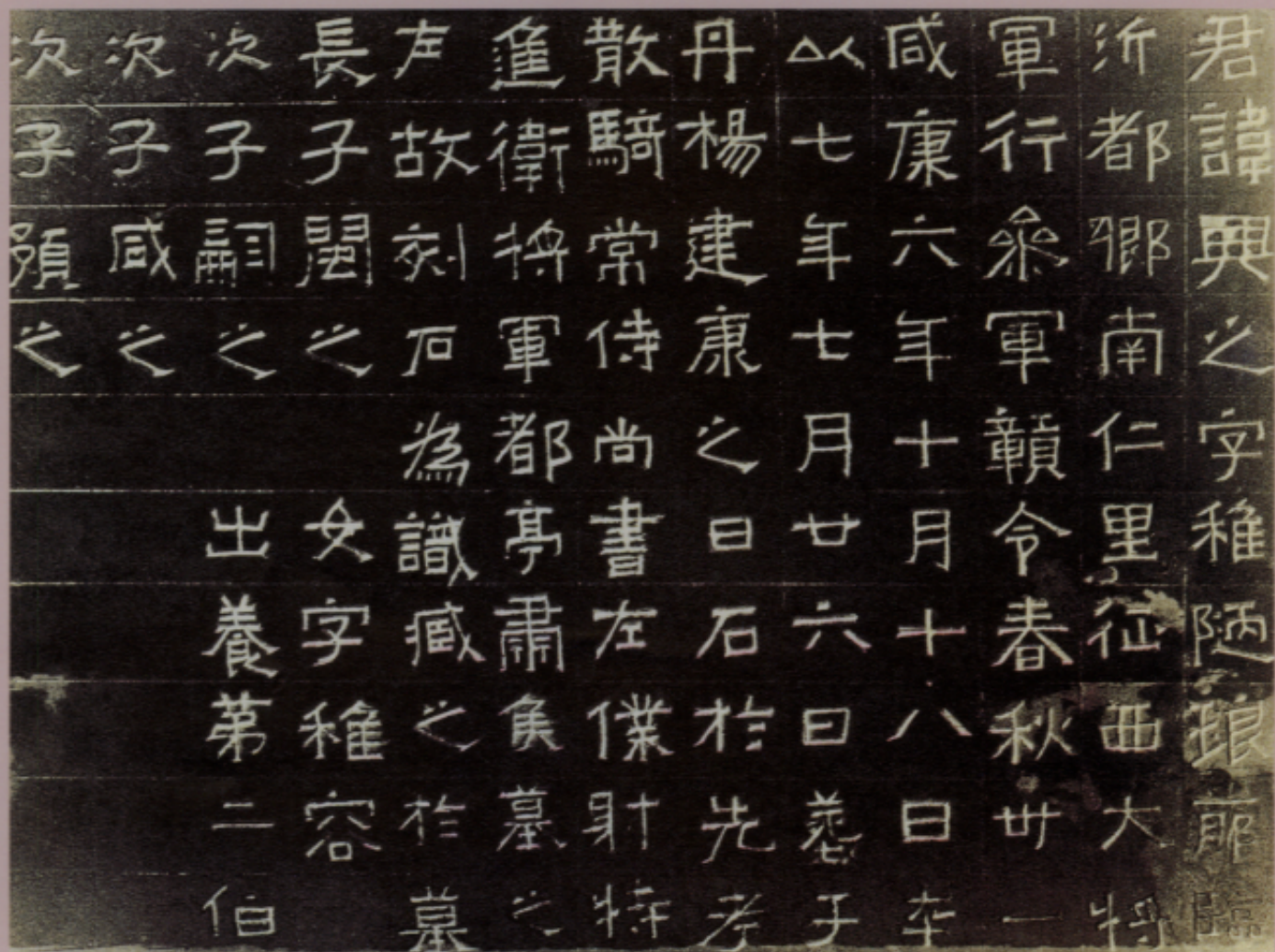
欣賞二王書，不能忽畧他們的時代背景、他們所生存的時代是一個中國歷史上最頹廢、墮落、解放、蕭瑟的階段。二王書從其優點言，充份表現了人生之無可奈何的豁達，參透了人生之生死榮辱的必然與當然，藉書法表現了一種知其不可而為的積極奮鬥、追求唯美和完美的精神；在筆墨、間架上(即結構，亦即空間之處理上)，達到了一種完美無瑕的境界；從其缺陷一面言，二王書從容瀟灑飄逸有餘，雄偉、壯濶、剛健，則似嫌不足，它是一種書藝美境界的完成而非開創。對於整個書藝史而言，大合有餘，大闢則嫌不足，故自晉以來，凡單單追隨二王而不能取運於他家的書家，就很難開出新局面。因為他在這一條路上已走到了盡頭，要想另創新局，就必須另闢路徑，這是人類藝術史上不可避免的新選擇、新方法、新門徑。死抱緊二王一生都走不出「二王的迷宮」(二王

書藝有其深度和神秘性，並非人人可理解)，單從這一點論，阮元諸「尊碑抑帖」者，對於清以來的書法美學觀和書藝的發展是大有貢獻的。

以上我舉出「尊碑抑帖」一例，來說明審美標準轉移，欣賞書藝的標準也會隨之轉變，「楚王愛細腰，宮中多餓死」並不誇張，乾隆老爺酷愛董其昌書，而有大批「醜董」來現媚姿。以上的一大段，其主旨在於幫助說明書藝美的時代標準之確立，既重要，更非常需要。

書藝、書法與書道？

最近，在我行文時常用「書藝」來代替「書法」。因為「書法」很容易被誤解為「書寫的技法或方法」；「書藝」則明白指出寫字的目的是為了一種藝術、是一種創造。正猶如「文法」不能代替「文學」一樣。一九六〇年代，美國費城博物館辦了一次大型書(法)展，由曾幼荷寫了一本展覽目錄，名叫《中國書道》，很得莊慕陵(嚴)、張十之(隆廷)兩夫子的贊許。九四、九五年，由杜忠誥領導的中華書道學會，出版的《中華書道研究》年刊，也以「書道」名。可是國人在海峽兩岸以至僑界，公私展覽或比賽，從未見「書道展」、「書道賽」一類名詞，究其原因「書法」一詞早習以為常；另一原因是「大漢情結」。雖然「書道」一詞，在中國古已有之，却被日本習用已久，我們再次應用却成了舶來品，反而不習慣，也不甘心了。所以我建議，試著以「書藝」來代替「書法」。例如「書藝賽」、「書藝展」，既名正言順切合事實，也不會覺得整扭，因為「書法比賽」的目的不在「法」而在「藝」。



圖四 《王興之墓誌銘》(作于三四〇年)
此書比王羲之《蘭亭序》早十三年，其書風却近「北碑」。知晉代書法，未必盡皆二王風。以致郭沫若等曾懷疑《蘭亭序》的真實性。



至於「書道」，除了心理問題和習慣問題以外，「道」字固有其豐富的涵義，總是陳義過高。試問有幾個書家動筆就想到「入道」、「謀道」？由技入藝、由藝入道（志於道、游於藝），把寫字從娛樂（游）漸進入道，確實更自然而順情順理些。

「漢文書藝」，顧名思義是以漢文字為書寫對象所創造的一種藝術。倘若在一個「國際書法討論會」中，而稱「中國書法」，對於日、韓、星、馬等國書家，多少會有一點排拒意味。同時，日、韓等國也可以

他們自己的文字為書寫的「書法」。所以我建議：在「國際書法研討或比賽」中，用「中國」不如用「漢文」，用「書法」更不如用「書藝」。這其中沒有高深的理論，凡事只要合情合理就會辦得順利些。

孔子的「必也正名」的道理仍值得重視：「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可知「名不正，言不順」是一切錯誤的起端。

「漢文書藝」能否成為 一種被國際普遍接受的藝術？

坦白說漢文書藝直到今天仍然只通行在亞洲東方語系的國家和華僑社會中，其他語系的知識份子能夠欣賞的仍然為數不多。但是隨著國勢增強、經濟起飛，「漢文書藝」在未來的世紀中，將逐漸國際化而成為一種世界性的藝術，這是必然的趨勢。最少在亞洲與漢文字密切相關的國家(如日、韓、星)，以及海外華僑界的漢文書藝活動將更蓬勃頻繁，學習的人(包括洋人)也可能會多起來。海峽兩岸的政府和人民也都會樂意見到這種景象。並進一步主動積極地推動此一文化活動，藉以促使中華文化更有生機且茁壯繁榮。

至於「漢文書藝」是否能發展成像油畫、水彩、雕塑、電影那樣普遍為世人所接受，看來，那是不太可能達到的境地。因為「漢文書藝」雖然是一種視覺藝術，可是在書寫時、或欣賞時都離不開文字。如果完全不認識漢文字，無論欣賞和創作都有其困難。所以，我認為推廣漢文書藝的目的，不必奢望每個運用中文以外的人都能從造型、憑視覺來欣賞這種藝術，而是藉著此一藝術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外國人喜愛並研究中國文化。認識中國文字，在下一世紀中，愛好中國文化的世界人士會大幅度增加應該不是妄想。那麼漢文書藝的推廣，應是有效的方式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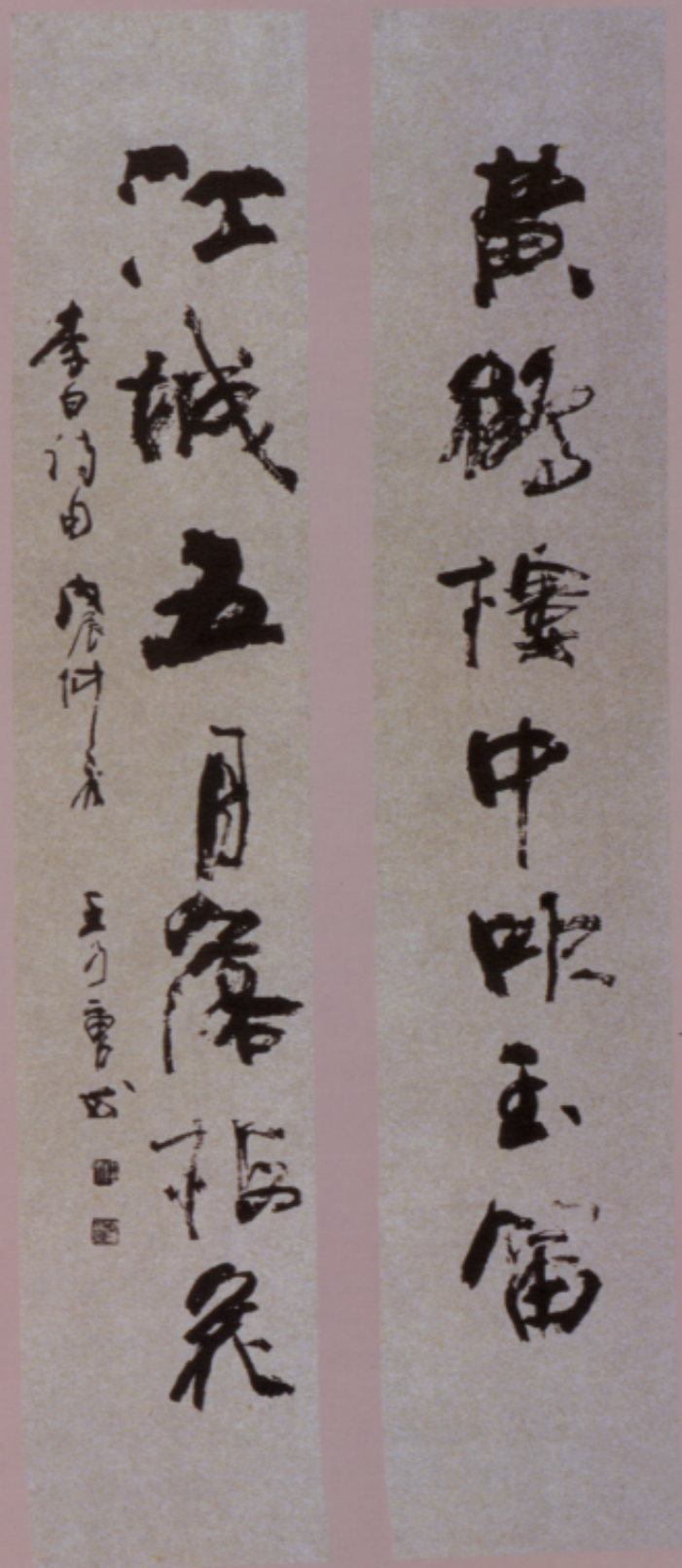
如何建立「漢文書藝」 的國際評鑑標準？

在過去若干年來，國人參加日本所舉辦的「書道比賽」中得了大獎，國內書藝界大都採取存疑的態度，甚至乾脆予以否定其客觀性；其主要原因是由於日本對於漢文書藝審美的標準和中國有一段距離。相反的，做為書藝的發源國，却很少辦漢文書藝大賽或大展，假定辦了，日、韓等國家是否會踴躍參加？是很成問題的。其主要原因是沒有一個共識，亦即缺乏國際評鑑的標準。

書藝的評鑑標準，不可能像圍棋、球類那樣訂出一套評判標準，但是一種國際共識却是非常必要的。否則，南轅北轍，各自自拉自唱，便喪失了「交流」的目的和功能。例如，在過去中日書法交流的活動已相當頻繁，可是能夠得到共鳴共識的程度却相當有限，相互激勵的效果也不夠強。把交流活動淪為邦交或社交活動，就喪失了文化交流的意義和目的。

漢文書藝在未來的世紀中，中國與亞洲諸國、甚至歐美地區，將有更多的交流，或許不是妄想。由兩岸的任何一邊或共同辦一次「國際漢文書藝大賽大展」。每年或隔年一屆，我們認為不但可行，而且應行。因為近年來在臺灣的大規模的有關歐洲藝術(繪畫、雕塑、建築等)展，動輒開支百千萬元。偶爾辦一次「國粹國際大展」，在經濟上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問題是，真要辦一次「國際漢文書藝展」，首先要建立國際共識和國際評鑑標準。否則，外國人(尤其是日本)就不可能參加。必須先有了這一心理準備、和有效的步驟，這一具有時代意義





和建設性的活動才能辦得成功。試回頭想想，國內有許多書家以得到日本的「書道大獎」而自鳴自豪，做為「漢文書藝」的本源國為何却辦不出一個像樣的具有尊嚴的大展來？倘若這樣一個大型展覽，經過周詳地規劃，做好各種準備、仿效諾貝爾獎那樣建立起評審制度，能定期舉行。形成一個以「漢文書藝」為核心的「文化共榮圈」，該是件迎接新世紀創造漢文書藝新高潮的大事。

不管「漢文書藝國際大展」能否成為事實，建立書藝美的共識，乃是發展、推廣漢文書藝，使之成為一種國際上更多人所能接受的大眾藝術的首要工作，對於中國、以至全世界都是最好的一種教育方式。而此一大事是每一個愛好書藝者所應共同擔負的責任，本文只是「拋磚引玉」而已！

現在，我要對於建立「漢文書藝」的國際評鑑標準，進一步推廣漢文書藝，使之成為一種國際性的藝術，提出一些粗淺的意見：

(一)國際標準與地區特色之並存與協調：漢文書藝走向國際化已經

圖五

王乃勇(一九四七~)

大陸山東中年書家，

書學二王，其氣

味與臺灣中年一代書家頗不同，

與二王在境界上亦自不同。

是一種必然的趨勢。最少在亞洲各國除中國之外，如日、韓、星、馬語國，應形成一種共識。當承認書藝是對心性教育的最好的方式之一。我們一方面可用各種有效的方法鼓勵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去練習書藝；同時我們也希望政府大力提倡、舉辦國際性的比賽或展覽。近年來大陸和日本之間，每年都有一次「兩國圍棋擂台對抗賽」，對於圍棋水準的提升已發生了顯著的作用。為什麼書藝就不能舉辦類似的比賽？海峽兩岸的文化主管單位或公私立博物館都可負起此一責任，若能捐棄成見由兩岸共同主辦未嘗不是表示誠意統一，互相交流的好機會。

要使漢文書藝在亞洲各國中，建立起一個國際評鑑標準，確實不是件容易事，例如日本的前衛書藝與中國的傳統書藝就很難取得共識，這也可以想出其他辦法，可將傳統和前衛分開來展出或比賽，這樣才可以達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二)漢文書藝之國際評鑑標準的建立要克服多重困難：漢文書藝要在亞洲地區取得共識，建立一個公平的評鑑標準已非易事，若想使亞洲以外的國家能欣賞漢文書藝，還有很多困難需要克服。例如油畫、雕塑、建築、電影等，全世界已有一個共同的評鑑標準，而漢文書藝並不會建立起一個國際審美標準，所以要把漢文書藝國際化。設計一套教外國人欣賞漢文書藝的方法是很必要的，而這一套欣賞方法的設計，則必須借助於欣賞西方雕塑、建築的原理，其實漢文書藝的結構原理和西方建築、雕塑頗有些相通處。從這些相通處，建立共識，引導外國人欣賞書藝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也是建立國際評鑑標準的基石。同樣的，一位書家若對西方

現代藝術有相當程度的理解，就會對前衛書藝做出較合理的評價或認同。

(三)舉辦「漢文書藝國際大賽(展)」或建一座「書藝博物館」會有助於漢文書藝之發展：每年到十月，全世界都會注視震撼全球的諾貝爾獎的揭曉，瑞典這個小國也會在全球媒體下大出風頭。臺灣政府或公私立文化機構若能經過悉心研究、籌劃，每年或隔年舉辦一次國際性的書藝展或闢建一座書藝博物館，在經濟上是有這種能力的，其關鍵則在於我們怎樣把這件事做好。

結 論

本文的主旨在於討論如何將「漢文書藝」更普遍地推展到亞洲各國，進一步使它能成為一種國際性的藝術。但此一理想的實現必須從觀念的溝通做起。也就是說，我們海峽兩岸的文化機構、學術團體首先推動一次大規模的比賽展覽的活動，藉著此一活動再謀劃一座共同活動的中心場所(如博物館)。而這許多活動中最重要的一步，還是建立「漢文書藝」美學上的共識，即建立「漢文書藝美」的一個共同接受的標準。

在過去，中國和日本對漢文書藝審美標準就有著相當的差距；即便在國內傳統與現代(或稱為「前衛」)之間的評鑑標準，更是南轅北轍，如果我們能藉著各種活動(如比賽、討論會等)逐漸使觀念接近，進而相互交融，這乃是未來世紀的大趨勢，也是漢文書藝發展途中必然要走的光明大道。

